

微短剧新生态：长剧创作者“下凡”，短剧迎来“春节档”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

2025年，短剧迎来“春节档”。《河豚小姐》《夫妻的春节》《阳光灿烂时》《天涯小姐第二季》《以爱之名》《朝阳初升》等精品短剧从春节开始陆续上线；以短剧为主题的“喜剧春晚”《欢剧喜乐会》也于短视频和电视平台“大小屏”同步播出。

春节期间，“文博+微短剧”的跨界尝试出新作：王冰冰主演的首部古装微短剧《今人不见古时羽》，以饱满、有趣、快节奏的剧情，将一个围绕马王堆的时空穿越故事娓娓道来。

过去一年，微短剧市场很火热。有人投入其中，也有人从长剧转赛道入短剧。从“横屏”切换到“竖屏”，从业者、研究者、见证者如何看待微短剧的生态？

演员：短剧是“好玩”的新鲜事物，剧本像“嘴替”

2024年年底，在成都的《开播！短剧季》节目录制后台，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见到了演员许梦圆。对于微短剧，她怀揣着乐观、热情、积极的态度：“你不觉得一个新鲜事物来了以后，特别好玩吗？”

《开播！短剧季》聚焦短剧行业，以六大经典影视IP剧目为根基，集结26位演员展开竞演。他们对经典IP进行短剧“二度创作”，借助综艺手段选拔演员，开启短剧竞演的全新赛道。

参加竞演的短剧演员许梦圆，出演过《你好，旧时光》《舍我其谁》《放学别走》等热播剧集，以及多部电影作品。近两年，她选择转向短剧赛道。

那个曾经令观众印象深刻的《你好，旧时光》里的“辛锐”，如今因为短剧《裴总每天都想凭子贵》中的“林家家”一角，再次火爆出圈。

“无论是长剧形式，还是短剧形式，目的都是给观众呈现你的角色，展现你对生活的态度。”许梦圆说，既然出现了短剧这一新平台，值得去尝试一下，演员可以因此向观众展现更多东西，“演员不要错过任何一个机会和渠道”。

电影、电视剧演员能“切换”短剧的表演模式吗？

许梦圆认为精品短剧的创作，和长剧没有太大区别，差异主要体现在短剧的特定要求上。“短剧会有‘打点’，每一集相连，上一集最后需要一个‘打点’，你要给观众一个比较强硬的眼神或态度，这里就要夸大一点，其他都还好，按照我正常的状态来表演。”

今年“春节档”短剧《夫妻的春节》播出11集，目前播放量破3亿次。该剧监制、主演倪虹洁认为，5分钟说一个故事，对导演、编剧和演员来说考验非常大。

倪虹洁记得有一场“跟老公分财产”的戏，压力很大，要用很快的语速、节奏把大段台词说出来，不允许脑子有空白，还要考虑当时拿到的道具，和对手演员的配合。“还好我的对手演员非常专业，所以不需要磨合的时间。”

倪虹洁第一次看到这部短剧剧本，“由衷觉得太爽了”。

“第一感觉就是我们生活中想说的，但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文字来很好诉说的，我在这部剧本里看到了，这是心里的一种爽感，就是‘嘴替’——我有一种在短剧里‘重生了、燃起来了、整个人都好了’的那种感觉。”

倪虹洁提到，短剧《夫妻的春节》很贴合自己心意，她一开始还奇怪，为什么剧本角色和自己这么相似？甚至还遇到相同的经历。制片人、编剧告诉倪虹洁，就是因为看了她的采访，“照着改的”。

倪虹洁意识到，这就是短剧的魅力，“短剧可以在短时间内迎合当下的热点内容，也能因



主办方供图



短剧《今人不见古时羽》剧照。

剧方供图



短剧《夫妻的春节》剧照。



短剧《河豚小姐》剧照。

剧方供图

为由其中一个演员来演而快速作出调整。”

研究者：遵从剧集创作标准，塑造更具深度的新文艺形态

2025年1月，中国网络视听节目协会发布《2024微短剧行业生态洞察报告》。报告指出，微短剧的快速发展有效带动了影视行业就业机会的增长，进一步激活人才市场。一部微短剧的诞生，涵盖剧本创作、拍摄制作、后期剪辑、市场推广等多个环节，涉及的岗位种类多达10多个。多样化的职业需求，不仅直接扩大了影视行业的就业规模，还为传统影视从业者提供了转型发展的新机遇。

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院长汪文斌认为，短剧已从“野路子”走向“新未来”，在主流媒体与市场合力推动下逐渐精品化、专业化。它不仅短小灵活，更代表了数字时代的表达潮流。当我们用主流价值观赋能“短内容”，就能塑造更具深度的新文艺形态，把中国故事以轻快且具网感的方式讲得更精彩。

“无论是长剧形式，还是短剧形式，目的都是给观众呈现你的角色，展现你对生活的态度。”许梦圆说，既然出现了短剧这一新平台，值得去尝试一下，演员可以因此向观众展现更多东西，“演员不要错过任何一个机会和渠道”。

电影、电视剧演员能“切换”短剧的表演模式吗？

许梦圆认为精品短剧的创作，和长剧没有太大区别，差异主要体现在短剧的特定要求上。“短剧会有‘打点’，每一集相连，上一集最后需要一个‘打点’，你要给观众一个比较强硬的眼神或态度，这里就要夸大一点，其他都还好，按照我正常的状态来表演。”

今年“春节档”短剧《夫妻的春节》播出11集，目前播放量破3亿次。该剧监制、主演倪虹洁认为，5分钟说一个故事，对导演、编剧和演员来说考验非常大。

倪虹洁记得有一场“跟老公分财产”的戏，压力很大，要用很快的语速、节奏把大段台词说出来，不允许脑子有空白，还要考虑当时拿到的道具，和对手演员的配合。“还好我的对手演员非常专业，所以不需要磨合的时间。”

倪虹洁第一次看到这部短剧剧本，“由衷觉得太爽了”。

“第一感觉就是我们生活中想说的，但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文字来很好诉说的，我在这部剧本里看到了，这是心里的一种爽感，就是‘嘴替’——我有一种在短剧里‘重生了、燃起来了、整个人都好了’的那种感觉。”

倪虹洁提到，短剧《夫妻的春节》很贴合自己心意，她一开始还奇怪，为什么剧本角色和自己这么相似？甚至还遇到相同的经历。制片人、编剧告诉倪虹洁，就是因为看了她的采访，“照着改的”。

倪虹洁意识到，这就是短剧的魅力，“短剧可以在短时间内迎合当下的热点内容，也能因

要遵从剧集的创作标准，要体现合格的表演、人物关系等。

从表演层面出发，微短剧演员固然可以展现夸张的表演风格，“就像周星驰有他的风格，但是他的夸张表演一定是建立在饱满、真实的内心情感基础上的”。如果仅仅是“五官挪位”“挤眉弄眼”，这种表演是失真的，只能算哗众取宠。

在剧本的创作和角色的塑造方面，苏可认为，当下微短剧主创要更细致、深入地研究人物，每个角色都不能“脱离生活”，比如，并不是穿一身西装、面无表情地摆一个很酷的造型就是“霸总”了。尤其年轻演员应该多多观察生活、查阅资料，借鉴优秀的表演案例，而不要把短剧表演“模式化”，“你要演出一个让观众会相信的角色”。

主创：“下凡”做短剧，在每个环节里做好自己的“加分”

短剧制片人石小莫，曾经在传统影视传媒行业11年，参与过多个知名长剧项目，现在从事微短剧创作。

石小莫观察到，现在有不少演员人员、大厂“下凡”搞短剧，特别是2024年下半年以来，红利短剧月活用户破1亿人，倒逼长视频平台也开始大幅缩减长剧预算，集中力量突击中短剧，大有一种产业变革之感。

“长视频剧集有《我的阿勒泰》《小巷人家》《九重紫》这种作品，说明观众对优质长视频的要求更高了，我周围做长剧的朋友，也会对《引入室人》《念念无明》等短剧的制作赞不绝口。”

石小莫认为，从《墨雨云间》开始，“长剧短剧化”基本成了行业共识。短剧在内容层面，对观众需求充分重视，往往在创作初期就分析剧作是针对的哪种观众情绪，据此设置人物和情节。短剧重情绪轻逻辑，重标签轻人物，强情节高反转，信息高密度，感情戏讲求极致拉扯，画面重氛围有取舍。这种抓大放小，集中有效时间给观众看他们想看的创作方式，都是可以适当借鉴在横屏长剧集作品里的。

石小莫坚信，随着短剧精品化和影视化的进程，短剧在题材内容上一定是有无限可能性的。

的品类。

今年春节档短剧《夫妻的春节》总制片人陈宣说，现在也会有一些长剧演员刷到他们的作品后主动来问。短剧开始登上卫视平台播出，大小屏联动，这让短剧有更多渠道被观众看到。

“短剧的框架自由度高一些，因为它会表达当下的一个情绪，演员可能在演一个角色，但可代入个人情绪。我们做的都是当下最新的议题话题，演员对这些东西是有表达欲望的，觉得这个更有意思，加上导演在片场也会进行二次创作，我们给出的剧本是一创，导演二创，演员三创，这样大家在每个环节里做自己的‘加分’。”陈宣说。

《2024微短剧行业生态洞察报告》指出，在“跟着微短剧去旅行”“微短剧里看品牌”等创作计划带动下，“微短剧+”赋能价值被进一步激活。今年1月4日，国家广播电视台总局发布有关实施“微短剧+”行动计划赋能千行百业的通知，自去年以来推出的各项微短剧创作计划作了进一步扩充和整合，“微短剧+”赋能模式效应初显。

最近，由许梦圆、李川主演的北京市西城区文旅题材微短剧《三井胡同的夏天》上线。许梦圆饰演的女主角，机缘巧合来到北京西城胡同生活，与男主角、“西城大妈”杜奶奶等角色相遇相知，产生情感联结，找到自我、治愈自我、实现自我，收获爱与成长。

因为拍摄这样一部文旅微短剧，许梦圆体验了一段居住在胡同里的时光。

许梦圆说，她希望像这样的文旅短剧越来越多。“短剧的‘标签’，不仅仅是‘看得爽’或者‘刷得快’了，而是能带动文旅，让我国各个地方的可爱之处被看见。”

石小莫现在不仅和国内的朋友一起做国内中短剧，还和韩国专业影视团队一起制作韩国短剧、美国短剧，正在策划日本短剧。

石小莫说：“我们上部Reelshort人气短剧《Fatal Attraction: A Dark Mafia Romance》，剧本和制片人来自中国，导演是拍摄韩国tvN电视台电视剧的，演员来自各个国家。通过一些海外短剧，中国内容的蝴蝶翅膀影响到了好多国家、地区人的生命轨迹，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感动的经历。”

访谈者的表里如一，是成就好节目可能性的基础。“一个不会演的人，当置身于一个新环境里，他的第一反应就是真实，会诞生浅层次的戏剧性，以及更深层次的层次张力。”

2019年，《十三邀》第四季拍摄的许倬云，带给观众极大的震撼。4年过去，当第七季又去美国拍摄时，他们打算再去探望一下许倬云，并用镜头记录一下这个过程。

许老身体非常不好，行动也不便，但他愿意把时间空出来见他们。在节目中，许倬云淡淡说道：“我的瘫痪是一个问题，骨头和肌肉融合了，神经没法治好，脚也不能动了。”尽管日常生活几乎完全依赖于太太曼丽的照料，仅剩两根手指尚能活动，许倬云却从未放弃对知识的追求和对社会的贡献。

他坚持写作、直播，用年轻人的方式与大众对话，传授智慧与力量。他说：“我94岁了，但该做的事情不能耽搁。”多年以来，许倬云始终如一地践行自己的承诺，努力留给这个世界一些东西，帮当下的年轻人安顿身心。

虽然《十三邀》被定义为一档访谈节目，但徐婵娟觉得，这不是访谈，而是一种交流。以“交流”为指引，拍摄就不会一味追求视觉上的“完美”，而更追求真实交流场景的生活气息。比如，许知远和曼丽的聊天，就是在厨房餐桌旁，曼丽招待大家吃蛋糕、喝茶，交流自然而然地发生了。

许知远对话咏梅，让很多网友感叹“被治愈”。徐婵娟说，这一期选题来源是许知远去影院看了电影《出走的决心》，觉得咏梅特别好，很想和她聊聊。从个人角度出发，咏梅最触动徐婵娟的是，她面对巨大的名利时作出的选择。

“咏梅火了以后，没有乘胜追击、把自己投到那个圈子。因为她发现当自己火了以后，找来的人、资源和机会越来越多，这时候她发现自己渐渐不care（在意）别人了，于是作出了和其他演员截然不同的选择。”这一点令徐婵娟很感慨，因为这件事“太难做到”了。

中国原创绘本画家蔡皋、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林小英、芭蕾艺术家谭元元、植物科学画家曾孝濂的夫人张赞英……这两季节目细腻、有力的“女性视角”，得到网友们的好评。

2024年秋天，秦皇岛的阿那亚海边，“十三邀100期”线下活动，林小英、蔡皋、黄灯参与了一场名为“想象教育的另一种可能”的论坛，现场反响极其热烈。那一刻，徐婵娟更深切地感到，女性的敏感性、共情力、感染力，能释放出很强大的力量。

从陌生未知到建立关系，再到交心，甚至还有一些矛盾和碰撞……这些都是故事的元素。作为一个创作者，徐婵娟带着自己的思考和情感去理解这些元素，理解“谈话”的意义——

“《十三邀》是某种思想的交流，同时又是一趟旅程，或者是一个故事的发生。”

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

最近，纪实访谈节目《十三邀》第八季收官。收官短片名为“相遇在时间深处”，有些相遇是主动奔赴，有些则仿佛是时间的温柔回眸。

当许知远时隔4年重访历史学家许倬云，许老夫人曼丽招待客人们吃自己烤的蛋糕，配料有胡萝卜、凤梨、葡萄干……蛋糕很美味，曼丽热心地让大家拍照留存她亲手写的食谱。按照这张食谱做出的“曼丽同款”蛋糕，演员咏梅先尝到了。在北京胡同里，她很惊喜地问许知远：“一模一样的吗？”于是在这样一个秋日午后，他们吃到了美国匹兹堡的下午茶。

《十三邀》第八季目前豆瓣评分9.3分，此前第七季也高达9.4分。一档做到上百期的长视频节目，完全没陷入后续乏力的“N代魔咒”。观众能隐约感觉到，最近两季的节目气质也有所转变。制片人徐婵娟在接受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专访时，分享她眼中的《十三邀》在见证怎样的时光，讲述了哪些故事。

2022年，记者出身的资深纪录片制作人徐婵娟正式加入《十三邀》，成为第七季的制片人。她曾制作过《秃然发生》《仅三天可见》等节目。

徐婵娟最早在央视实习时，其老师就是现在《十三邀》的总监制李伦。徐婵娟说，当初李伦忽然找到自己，邀请加入《十三邀》，她特别意外——徐婵娟之前一直做新闻片，跟这档访谈节目没有任何交集，私下也不认识许知远。

徐婵娟坦言，《十三邀》做了6季，在行业内有一定口碑，品牌又有比较强的辨识度，“制片人的风格会比较鲜明地注入这个节目里”。

“很会选人”是大众对《十三邀》的印象之一。

由网络数据堆积起来的名气、讨论度等，从来不是《十三邀》选人的标准。徐婵娟说，主创们讨论的是一些“关于感受”的内容，比如大家当下的感受是什么？未来一年想要探究什么？

“每一年会发生很多事情，随着社会氛围的变化，每一年大家的心境也不一样，所以想要探寻的答案、寻找的人也不一样。”徐婵娟说，大家会交流自己内心的变化，以此为基础，提出来一些拟拍人选。

徐婵娟加入《十三邀》后，在第七季拍摄的第一个人，是美食纪录片导演陈晓卿。面对陈晓卿这样接受过不少媒体采访的对象，徐婵娟认为，如果《十三邀》拍摄的陈晓卿只谈美食，那会和其他很多采访、节目雷同。但陈晓卿还有另外一个身份——做美食纪录片前，他是拍现实题材纪录片的，曾经也是“北漂”一族。

因此，《十三邀》镜头记录的不仅仅是食材、食物，和一个人，而是向外延展至一个地方几十年的生活变迁、整座城市的变迁。“人要走出去看外面的世界，然后你才能打破自己的局限”。

不同于以往访谈陈晓卿的节目，这一期故事的开头，是凌晨三四点钟，许知远去逛北京的菜市场。一直做现实题材新闻片的徐婵娟表示，让许知远去菜市场这个念头，是基于自己感受进行的一次尝试。

“我想让他感受一下北京城菜市场里的这些人，每天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苏醒、经营、过日子的？他们怎么批发？菜市场的菜怎么摆？鱼怎么收？他们怎么迎来第一拨顾客？”徐婵娟说，让许知远感受这些场景，或许会和他日常状态有较大的差异，从而产生一些新鲜的、具有反差感的东西。

与熟悉的生活场景有所反差，能给予一个人“刺激”。但徐婵娟也提到，许知远是一个镜头内外几乎没有差别的，不会有“镜头面具”。她笃信，这种真实性是做视频节目“特别核心”的点。

访谈者的表里如一，是成就好节目可能性的基础。“一个不会演的人，当置身于一个新环境里，他的第一反应就是真实，会诞生浅层次的戏剧性，以及更深层次的层次张力。”

2019年，《十三邀》第四季拍摄的许倬云，带给观众极大的震撼。4年过去，当第七季又去美国拍摄时，他们打算再去探望一下许倬云，并用镜头记录一下这个过程。

许老身体非常不好，行动不便，但他愿意把时间空出来见他们。在节目中，许倬云淡淡说道：“我的瘫痪是一个问题，骨头和肌肉融合了，神经没法治好，脚也不能动了。”尽管日常生活几乎完全依赖于太太曼丽的照料，仅剩两根手指尚能活动，许倬云却从未放弃对知识的追求和对社会的贡献。

他坚持写作、直播，用年轻人的方式与大众对话，传授智慧与力量。他说：“我94岁了，但该做的事情不能耽搁。”多年以来，许倬云始终如一地践行自己的承诺。

虽然《十三邀》被定义为一档访谈节目，但徐婵娟觉得，这不是访谈，而是一种交流。以“交流”为指引，拍摄就不会一味追求视觉上的“完美”，而更追求真实交流场景的生活气息。比如，许知远和曼丽的聊天，就是在厨房餐桌旁，曼丽招待大家吃蛋糕、喝茶，交流自然而然地发生了。

许知远对话咏梅，让很多网友感叹“被治愈